元本
歸安姚氏咫進盦藏書
長興張芾憲題

晉

皇甫謐 子方回 摯虞

束晳 玉接

卻詵 阮种

華譚 袁準

夏侯湛 弟淳 子淳之

張載 弟協

陸機 孫拯 雲 弟耽 弟兄 從父兄 書

潘岳 從子尼

江統 子虨 惇

蔡

孫楚 子洪 蔡子統 統子

羅憲 兄子尚
馬隆
胡奮
滕脩
陶璜
吾彥
張光
趙誘
周處 子玘 玘弟子虨 虨子虓 虓子瓌
周訪 子撫 撫子楚 楚子瓊 瓊子虨 撫弟光 光子仲孫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感以為癡嘗得瓜果時新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魯父享炙以存義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脩身篤學台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倦貧躬耕隴畝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慾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

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眞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謚修名廣六謚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忘可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執堂然後爲名乎乃作玄守論以荅之其要在於守道全眞而已遂不仕躭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叔父有子既冠謚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官人或勸謚

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

食不過鹽菜賓客雖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

魏郡召上計掾舉善屬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謚爲釋勸論以通志焉其後武帝頻下詔敦遣不已謚稱草莽臣上疏自陳抱病困劣不任進路辭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謚雖嬾疾而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小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眾共諫之而止時濟陰太守甸

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
而大為棺槨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
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啓姦心或剖破
棺槨或辜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環或掘腸求珠玉焚如
之刑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又無不發之
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鋼南山猶有隙使其
中無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
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為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
之所屬知者然不行也是易稱百世葬者衣之以薪葬之

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眞亡不擇生故吾欲朝死
夕葬之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
服殯啥之物一皆絶之吾本欲露形入吠以身親土或
恐人情染俗來久頓草理難今故桶爲之制奢不石椁
儉不露形氣絶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蘧蒢裹尸
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吠深十尺長一丈
五尺廣六尺吠訖舉牀就吠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
自隨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蘧蒢之外便以親土
上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跡
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妄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
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眞篤愛
之至也若立有前後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
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爲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
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
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
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天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
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
冤悲沒世長爲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爲誡死者難往生者

無改焉而竟不仕元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童靈方
田等遵其遺命謚所著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
世紀年歷高士逸士烈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門
人摯虞張輅牛綜席純皆爲晉名臣方回少遵父操兼
有文才永嘉初惇士徵不起避亂荆州閉門閑居未嘗
入城府(一作蟲)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己尊賢愛物南土
人士咸崇敬之刺史陶侃禮之甚厚侃每造之著素士
服望門輒下而進王敦遣從弟廣代侃侃遷爲廣州刺
史侃將詣敦方回諫曰吾聞敵國滅功臣亡足下新破
杜弢功莫與二欲無危其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
殺侃賴周訪獲免廣既至荆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廣迎
杜弢廣大行誅戮以立威以方回爲侃所敬責其不來
詣已乃收而斬之荆土華夷莫不流涕
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太僕卿虞少事皇
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辟主簿虞嘗以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助者信也履信思
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默道長世短福弭
錯枉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喪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

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遊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吞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大任命之不可違故作思遊賦其辭超詣為世所稱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為下第拜中郎武帝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親策之廣對切直擢為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留心政道又吳寇新平天下父安廣上太康頌以美晉德帝嘉之以母憂去職久之起為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勰搖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



以古為正潘岳以為習用已久不宜復改廣駁曰昔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筭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繫閥而不

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丈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之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共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奏又表論封禪事儀典甚悉虞又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為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以定品違法為司徒所劾詔原之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彼于遠近莫不鳥騰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遵於國之誠也前乙巳詔書言遠稱先帝遺惠餘澤普增位一詔奪已澍之恩臣愚竊以為不可詔從之元康中遷吳

王友時荀顗撰新禮使虞預討論得失而後施行元皇后
崩杜預奏諒闇之制乃自上古皆以高宗無服喪之文
而唯文稱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爲節
皇太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虞荅預書曰唐
禪過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爲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
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機太
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
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
服齊衰朞詔令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以成人之禮則
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
從之虞又議玉輅两社事皆有依據後歷祕書監衛尉
卿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
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絶飢甚拾橡實而食之後得歸洛
陽歷光祿勳太常卿時懷帝親郊自元康已來不親郊
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
縱橫人飢相食虞孝清貧遂以餓卒虞撰文章志四卷
注解三輔決録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
流別集各爲之論辭理愜當爲時所重虞善觀云象嘗

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其唯涼土乎性愛士人有表薦者常爲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荅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東晉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祖混隴西太守父龕馮翊太守並有名譽晉博學多聞與兄璩俱知名少遊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東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還鄉里察孝廉舉茂才皆不就璩娶石鑒從女

棄之鑒以爲憾諷州郡公府一不得辟故晉等久不得調太康中郡界大旱晉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謂晉誠感爲作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穆以生何以酬之報東長生晉恒厚善聞恒遇禍自本郡赴喪晉爲勸農及弭諸賦文頗鄙俗時人薄之而性沉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張華見而奇之石鑒卒王戎乃辟璩華召晉爲掾又爲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爲司空復以爲賊曹屬時歎曰農晉上議曰伏見詔書以荅廣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屯農

以播嘉穀此誠有廣戒之
由者三一曰天時不豐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
若必春無霖霖之潤秋繄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
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驩叨於原隰勤蔑衰於
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
人力可以謀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
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
計可申嚴此防令嚴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
力之可致也又司州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
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
徙在者猶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閒故謂北土
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爲馬之所生實在
冀北大賈牸羊取之清潮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
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齕草於空虛之
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場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
騅駓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却馬牧田老氏所以稱有
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汙
水停湊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爲難

舄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彊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
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
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充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
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
畚垂多稔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隮而黃潦臻禁山川而
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
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案以聞又昔魏氏徙三
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甚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
逼狹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
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實見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方
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
志遷博士著作如故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
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
記夏已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
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
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
啓殺之太甲殺伊尹立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
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

筮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畧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以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二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祥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王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夫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劒一枚長二尺五寸淳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銓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皆在著作得觀所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臨水以泛觴首爲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

便非好事晉進曰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
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
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
戎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承皆爲盛集帝大
悅賜晉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簡一枚上兩
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晉晉曰
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
趙王倫爲相國請爲記室晉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
十卒元城市里爲之廢業門生故人爲立碑墓側晉才
學通博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
失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云
子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普十世孫也父嶷
世脩儒史之學魏中領軍曹義作至公論嶷善之而著
至機論辭義甚美官至夏陽侯相接幼喪父哀毀過禮
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劉原爲河東太守好奇
以旌方爲務同郡馮收試經爲郎七十餘嶷接於原原
即禮命之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吾欲慕肥遯之高邪對
曰接薄祐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及母

發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贈衆書多出異義性簡率不脩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顏雅知焉平陽太守柳澹散騎侍郎裴遐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後爲郡主簿迎太守温宇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泰山羊祜爲平陽太守蕭之於司隸校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友人榮陽潘滔遺接書曰聖虞卞玄仁並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才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三王義舉　愍帝復阼以國有大慶天下秀孝一皆不試接以爲恨除中郎補征虜軍司馬蕩陰之役侍中嵇紹致命之嘗朝廷從之河間王依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龍驤將軍顒欲遷駕長安與關東諸侯垂異以接成都王佐難之表轉臨汾公相國及東海王越率諸侯討顒尚書令王堪統行臺下請接補尚書　毀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公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後

通經為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故
上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為公羊疾病校乃更注公羊壽
秋多有新義時祕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言春說而遭難
佐著作郎束晳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秘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言春說而遭難
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晳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
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識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
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為允當
又撰烈女後傳七十二人雜論議詩賦誄頌駢難十餘
萬言喪亂盡失長子愍期流寓江南緣公意更注公羊
又集烈女後傳云
部說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父睎尚書左丞說博學多
才璞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素始中詔天
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說應選說對策上第
拜議郎母憂去職說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
貧無以市焉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
養雞種蒜蝎其方術賣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棺至家負
土成墳未畢召為征東參軍徙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
郎吏部尚書崔洪薦說為左丞及在職嘗以事劾洪洪

然詵詵以公正抑之語在洪傳洪聞而懽服累遷雍州
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
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
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爾詵在
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譽卒於官子延登爲州別駕
阮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薄漢侍中眷卿八世孫也弱冠
有殊操爲嵇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即种也察
孝廉爲公府掾是時西虜內侵災青屢見百姓飢饉詔
王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太



保何進舉种應詔种對策與濟陰郤詵東平王康俱居
上第拜除尚書郎然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帝
乃更延羣士庭以問之种對策奏帝親覽焉又擢爲第
一轉中書郎進止有方正已率下朝廷咸憚其威容每
爲駁議事皆施用遂爲楷則遷平原相時襄邑衛京詣
南陽太守遷于河內與种俱拜帝望而歎曰二千石皆
若此朕何憂乎种爲政簡惠百姓稱之卒於郡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融吳左將軍彔尚書事父謚
吳黃門郎譚暮歲而孤母年十八便守節鞠養勤勞備

至及長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爲鄰里所重刺史周浚
引爲從事史愛其才器待以賓友之禮太康中刺史統
紹舉秀才譚至洛武帝親策之七科譚對擢上第時九
州秀孝策不無逮譚若譚素以才學爲東土所推同郡劉
頌時爲廷尉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轉
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羣公辟命採英音於
灾陋拔賢才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
而應斯舉譚荅曰秀異固産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
以明珠文貝生於江灣之濱夜光之璞出於荊藍之

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舜生於西羌子不聞乎
昔武王克商遷殷頑民於洛邑君得非其苗裔乎濟
又曰夫危而不扶顛而不持至於君臣失位國亡無主
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荅曰吁有存亡有運興衰有期天
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脩仁義而失國仲尼逐魯而逼
齊設干偃息而成名諒吾泰有注河易人力之所能哉濟
甚禮之尋除郎中遷太子舍人國中正以母憂去職
服闋爲鄄城令遷濮陽太守莊子嶽表以示功曹而廷掾張
延爲作荅教其文甚美譚與而觀之遂見降擢及譚爲

廬江延已爲淮陵太守又舉廉訪果立
功名時以譚爲知人及入幕府境
初出爲郟令下車興利除害郡求寧
徒王戎聞而善之出穀二百斛餉譚
遷廬江治加綏遠將軍特
縣譚遣司馬祖載討平之又遣
其驍率以功討都亭侯俄已十上
吳士多爲其所逼顧榮先受敏
榮言旨露檄遠近極言其非由此
下吉詩陽狱鎮東將軍周馥與譚
甘卓討馥司牧奔散馥謂譚已
馥復歎曰吾嘗自謂舉令思是
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一令敢
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
復來之譚已亡矣後爲紀瞻
數年不得調建興初元帝令

而與上司多忤楊州刺史劉陶
甘卓討馥司牧奔散馥謂譚已
馥復歎曰吾嘗自謂舉令思是藏
源之儔分果效矣甘
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一令敢
復來之譚已亡矣後爲紀瞻
數年不得調建興初元帝令

多過在府無事乃著書二十卷
親自瞻視高讓不受相率諮祭酒頌
珧於朝廷上牋表退奉還所假
聽建武初拜祕書監固讓不拜
疾篤轉祕書監自負宿名恒怏
吳郡吳震並學行清脩老而未
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曰
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辭人爵之利此之
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戴若思弟邈則譚女壻

也譚平生時常抑若思而進邈若思每銜之及用事當
毀譚於帝由是官途不至譚每懷缺望常從容言於帝
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祕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帝不懌
久之加散騎常侍屬以疾辭及王敦作逆譚疾甚不能
入省坐免卒於家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加散騎常侍
謚曰胡二子化茂化字長風為征虜司馬討汲桑戰沒
茂嗣爵始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以辭辯
稱嘗詣中領軍何晏自言能為劇縣晏曰唯欲宰縣不
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

過錦錦不可以爲帽穀中之美人過稻稻不可以爲蓑
是以聖主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
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
也昜善之除松滋令轉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奇問甫
曰鄉名能辯豈知壽陽已西何以恒旱壽陽已東何以
恒水甫曰壽陽已東皆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
彊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
水故其域恒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彊吳美實
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

京師若能抑彊扶弱先踈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
觀者歎其敏捷辛於家年八十餘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
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
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
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
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若
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其上篇
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

頓王室遂畢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憤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畧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首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狄起之師跨邑嗥闕之羣風驅能羆之族霧合雖兵以義動同盟勠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恃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没長沙相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募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詠叛柔服而江外底定儉法脩師則威德翕赫實禮名賢而張公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東夏反帝坐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蹔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龍袞逸軌叡心因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敬申之以節儉疇諮俊茂好謀善斷東帛旅於丘園旌命交乎塗巷故豪彦尋聲而嚮善臻志士睎光而景慕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

公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爲心腹出作股
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舊其威韓當潘
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
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
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惇以風義舉政奉使則趙咨沈
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
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殫諫以補過謀無遺謀舉不
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
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兵

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銃師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
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浒之志壹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
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輒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
憑帝王之號師巴漢之人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
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
績困而後濟絶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銃蓬龍
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劣釼貶匱而
吳侯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躡天號鼎
跱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北列秦隴之涘東苞百越之地

南拓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武臣毅卒循江而守長轅勁鏃望烽而奮蕞尒盡規於上黎元展業于干化協殊裔風行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亦遠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朝野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在位朝姦回辟虐景皇聿興廢脩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

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茂慎以威重顯于奉鐘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免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徵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衆奔于皐已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隧霊士未涘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若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

禾改而成敗賀理古今彼此之化殊授任之
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
岷益吳制荊楊而掩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
矣其人悉劉公翁因險以德聰明敞達懿度弘遠矣其
王業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敞達懿度弘遠矣其
求賢如弗及郤人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
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試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
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鞚所以重陸
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其瑜之師甲宮非食豐功臣之
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策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
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
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
而作三爵之誓弭氣踶躒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
育凌統之孤登壇抗慷歸髫子之功削投怨言信子瑜
之節是以忠臣竟盡其誠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畧固
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僚合庶務未遑初都建鄴羣
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帶詩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
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故百度之缺粗

脩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一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也借使守之有道御之有術敦率遺黎勤人謹政脩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也夫蜀滅吳亡理則然矣吳人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壤里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亡何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



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立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機械以禦其變八子總君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曰漬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何彼我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荊楚而爭舟檝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逮步闡之亂遣寶城以延彊寇資軍幣以誘羣蠻于時六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旅江介築壘導渫矜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

墨按甲養威反虜跋迹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出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光昇釁募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在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以南非無險也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脩也功不興而禍遘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庶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

卿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國其土一宇麥秀無悲殷之
思黍離無愁周之感矣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
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
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
答曰千里蓴羹未下鹽豉特人稱爲名對張華嘆爲之諸
公後太傅楊駿辟爲祭酒會駿誅累遷太子洗馬著作
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抗於君遠近機曰如君
於盧毓盧珽志謂機曰殊邪返遠容不相
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

此定二陸之優劣

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簒位以爲中書侍郎倫之
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頴吳王晏並救理之
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初機有駿六名曰黃耳其最愛之
既而蠶寓京師久無家問與人語六曰我家絶無書信汝
能齎書取消息不久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筒盛之
而發系其頸六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

爲當時中國多難顧榮識
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
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其
功之路不一何則脩心以
者係乎彼存乎我者隆殺
所遭遷落葉依微颺以隨
以沿而暮之感以末何哉
之感不足煩哀響也是
功名盛業一功名
聖賢之業故曰才不半

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世也歷觀今古徼一時之功
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
之相物逞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
神器瞳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
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
有生之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
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祐服荷戟立乎
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世主制命自
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

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手且夫政由寵氏忠臣所以慷慨祭則寡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怏怏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慱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剌於背非其然者歟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斃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劒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驕貪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以崇不高之威懼萬方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陊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瞻聽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襲動之可矜闇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為此也夫惡欲之

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盛焉率意無違欲豈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觀來籍而大欲不匱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安而名逾存此之不為而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堙為窮流一簣之簣積成山嶽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為賦焉庶使百世少有悟云罔不之悟而喜之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曰夫體國經野先王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賾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伍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示無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已



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畧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賾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伍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示無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已

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已存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已得與之共害利博而思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政九服之內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於是乎結世平日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彊穀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人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化王尊朝羣后之圖身壁言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四體辭難而心旅胥獲乂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聖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原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嫡守下之典漏於未折侵弱之釁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七雄昔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武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章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釁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獲其多福

慮終取其少禍此所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鄢縣非興化之
具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於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
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
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歟降及王秦棄道任術懲周之
失自矜其得最可矜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
其利主憂莫知畏共宮錐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
實由孤立是謂思五等之小怨亡萬國之大德知陵夷
之可患闇王朝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之令
主十有餘世懋片言動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

叛故彊晉收其兵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昇非之志豈劉項
之能窺關勝要畏之敢號澤哉借使亡秦人因循其制錐則
無道有與共亡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王
侯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朝錯痛其亂是
以諸侯岨其國家之宮禹憑其士庶之力勢足者反疾王
狹者逆違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卖於黔
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
呂氏之難朝士从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
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

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國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由遵覆車之遺轍養疎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喜數究亮十有彊臣專朝則二八下風靡一夫從衡而城池自夷五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敬命若七臣干位若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擾其六合已征四海已沸辟妾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遂權王室幷篡逆之事近鑒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



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之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血遠續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忠人變節以助虐國之禁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劾殺之禍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吏率遵屬咸述

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
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鑾宮之吏以貪進才則
貪殘之萌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
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已思政郡縣之長爲吏圖
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脩已安人良士
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人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
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
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家爲已
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毀其病故前人

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朘固
言蔽也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君勞謙下士機既感其全
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
身事焉穎以機參大將軍事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
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
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
以三世爲將道家忌又驟旅入宦頗君羣士之右而

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潁不許機鄉人孫惠
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爲吾爲首鼠避賊適所以
速禍也遂行潁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
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
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
潁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潁曰陸機自比管樂擬
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
也潁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惡之列軍自朝歌至
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
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死機軍大敗赴七里
而死者如積焉水爲之不流將軍賈稜皆死之初宦人
孟玖弟超並爲潁所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
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盡入機廬毛下奪
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
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
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
疑機殺之遂譖機於潁言其有異志將軍士二萬赫昌公
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潁大怒使臺秀密收

機莫夕〳〵機夢黑幢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神氣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之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牋詞甚樓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詞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

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舊洪喜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弘麗妍贍英銳飄逸亦一代之絶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並行於世孫拯者字顯世吳郡吳春人也能屬文仕吳爲黃門郎孫皓世侍臣多得罪惟拯與顧譚以智全吳平後爲冢令有稱績譏既爲孟玖所誣收考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費慈年十二人詣獄門拯拯瞥遣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

曰僕亦安得負君趣遂死獄中而慈意亦死雲字士龍年十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纏鬢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線絰上朏於衆賓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何勿爲常談雲抗手曰雲

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驟驟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弱殭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刺史周浚召爲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俄以公府掾爲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爲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兒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訊無所問十許日遣當密令人隨後謂曰其云不出十里當擒訊若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出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

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郡守害其不能
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
尋拜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上書諫之
辭甚懇切時晏任用部曲將李咸馮尊司馬吳定給使
徐泰等便竊校諸官市買錢帛簿雲以爲既非開國勿
用之義又傷推誠曠蕩之量復上書陳之晏不能用雲
愛才好士多所貢達於是尚書太常府薦同郡張贍盛稱其
才不以溢美爲嫌入爲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
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爲內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爲前
鋒都督會冏誅轉大將軍右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屢以
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兄爲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並
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資豈有黃
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張昌爲亂穎上雲爲使持節大
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上機之敗也并
收雲穎官屬蜀江統蔡克虞出高等上疏救之穎不納統等
重請穎遲殉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
赦其子驥驥詣明公而擊趙即前事也蔡克入至穎前
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累見殺罪

無彰驗將令君等心淚或緘爲明公惜之僚屬隨亮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顗惻然有宿雲之色益玟扶顗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女無男雲明生故吏迎喪葬清河脩墓立碑四時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並行於世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闇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見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所宿處乃王弼家也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雲弟耽爲平東祭酒亦有聲譽與雲同遇害大將軍參軍孫惠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二陸相攜闇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哭之深荼毒難言國喪誰問望悲豈一人其爲州里所痛悼如此後東海王越討顗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顗云機從弟嘉字恭仲父瑋吳吏部尚書喜仕吳累遷吏部尚書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常爲自叙其畧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亭桓譚詠新序而制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覩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

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
九思眞所謂忍愧者也其書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
論傳於世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有較論品格篇
曰或問子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荅曰以理推之
在乎四五之間問荅曰夫孫皓無道肆其
暴虐若龍蛇其身沉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
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冲退澹然此第
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克憚執正不懼
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悉忘時獻畝益
此第四人也温恭脩慎不爲諂首無所云補從容帶寵
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譽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
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問荅曰始聞高論終年啓寤矣太
康中下詔曰僞尚書陸喜等十五人南士歸稱並以貞
潔不容皓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脩志放在草野主者
皆可隨本位就下拜除勑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受
用乃以喜爲散騎常侍尋卒子育爲尚書郎弋陽太守
憂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祖威魏兗州刺史父莊淮

南太守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則同輿接茵京師謂之連璧少爲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辭旨可觀後選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爲野王令以邮隱爲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湛有六弟淳琬瑶謨總瞻湛乃準尚書郎俞之言而作昆弟誥世多稱之居邑累年朝野多譽其風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遷太子僕未就命而武帝崩惠帝即位以爲散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著論三十餘篇

別爲一家之言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温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風詩湛於爲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脩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祇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淳字孝冲亦有文藻與湛俱知名官至弋陽太守遭中原傾覆子姪多沒胡寇唯息承渡江承字文子參安東軍事稍遷南平太守太興末主敦舉兵內向承與梁州刺史甘卓卓已東監軍柳純宜都太守譚該等並露檄遠近列敦罪狀會甘卓懷疑不進

王師敗績敦悉誅滅異已者收承欲殺之承外兄王廣
苦請得免尋為散騎常侍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芘琅邪
內史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終晉之儔也
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武帝躬耕籍田岳作
賦以美其事曰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
籍于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埒路封
人壝宮堂舍設柘青幟[illegible]鬱其嶽立兮翠幕點以雲布結
黑基之靈祉兮啓四涂生之時[illegible]廣阡決野墳腴膏壤平疇
[illegible]落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緬直通陌如矢葱青翠綠[illegible]
兮紺轂綴於鑾鞗[illegible]於廬岳左兮俟萬乘之躬履百
寮先置位以職分自卜下具惟命臣龔奉[illegible]
兮接游車之轔轔微風生於輕幰兮纖埃起乎朱輪森
奉璋以偕列兮望皇軒而肅震若湛露之晞朝陽兮衆
星之拱北辰也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閶闔洞啓參
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執轡后妃獻種稑之種司農撰
殖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政設門閭之蹕天子乃
[illegible]玉輦蔭華蓋衝牙錚鎗[illegible]綃紈綵繡金根照耀以煒晃

龍驤騰驤而沛文表朱玄於離坎兮飛青縞於震兌
中黃瞳以發輝兮方綵紛其繁會五路鳴鑾九旗揚旆
璿鈒入藥雲罕曄蔽簫管嘲嗤以啾嘈兮鼓鼙磕磕以
砰礚鉦鐲鏗鎧以軒翥兮洪鐘越乎區外震震填填塵霧
連天以幸乎籍田蟬冕頴以灼灼兮碧色肅其千千似
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顛也於是我皇乃降
靈壇撫御耦游場染廬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畝
貫鏃以班或五或九于斯時也君靡都鄙人無華裔長
幼雜還以交集士女頴武而咸庆被褐振裾垂髫皓髮
躡踵側肩揩裝連襼黃塵爲之四合陽光爲之潛翳動
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情欣樂
乎昏作慮盡力乎樹藝靡推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
厲躬先勞而悅使兮豈嚴刑而猛制哉有邑老田父或
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爲基人以食
爲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愼其先夫九土之宜
弗任四業之務不壹野有菜蔬之色朝之代耕之秩無
儲蓄以賡災徒望歲以自必三代之衰皆此物也今聖
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慄圖匱於豐仿儉於逸欽哉欽哉

惟穀之恤展三時之功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誦曰簠簋普淖則此之自實縮酌蕭茅又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栗宜其時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者天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尠哉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儀刑乎千萬國愛敬盡於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二美顯焉不亦遠乎不亦重乎敢作頌曰思樂甸畿廣採其芳大君戾止言籍其農晨其農二推萬國以裕振耜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簇斯盛我簋斯寧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迄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奐才名冠世爲衆所疑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爲帝所親遇奐內非之乃題閣道爲譏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靽和嶠剌促不得休轉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廢農交淫十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

勅當除之十里一宮權使七十貧户守之又差吏掌主
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謹案逓
賴以頻止居者薄收其直不易習遷各得其所官無役
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
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晏
武皇帝亦以爲宜其詩曰逍
唐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
所言也今四海會同九服
幾輻湊客舍亦稠冬有溫廬
八方異翼公私滿路近
有涼蔭匆匆秣成行罷休

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擯寫鞍皆有所憩又諸劫
盜皆起於逋絶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姦軌生心連陌
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
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權
之所乏也又行者貧路告罷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
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權門或避晚關逆逐路隅祗
長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權獨復
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品郎
兩岸相撿猶懼或失之故縣以禄利許以功報今賤吏

疲人獨專權籍從管開閉之權籍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
姦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權心使客舍洒
婦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顯雖之望請曹列上
朝廷從之岳頻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度支郎遷
廷尉評以公事免楊駿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爲太傅主
簿駿誅除名初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容臣於河陽善鼓
琴頗能屬文岳之爲河陽愛其才藝待之甚厚至是宏
爲楚王瑋長史專殺生之政時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
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在外宏言之瑋謂之假
吏故得免未幾選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
水文清旨詣辭多不録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
免尋爲著作郎轉散騎侍郎遷給事黄門侍郎岳性輕
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
而拜搆啓懷懷之文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爲其首謐
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爲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
没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既仕官不達乃作閑居賦曰
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
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

亦宜然顧當以爲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大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爲郎遭事世祖武皇帝爲河陽懷令尚書郎往廷尉評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爲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之効也昔漢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同曰拙於用多稱多者吾豈敢言拙則信而有徵方今俊又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絶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遠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漁鈞春秔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饘牧羊酤酪候伏臘之賽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



悼茲年之行暮感日月之流邁顧影而自哀嘆逝者之不再悲人生之若寄既無感於榮華亦何戀於憔悴彼晉文之務霸實資舅犯之謀謨漢祖之創業亦賴子房之奇畫故伊呂以元聖而佐時良平以命世而作輔若乃二子之徒則有上智之不足而拙於用者也

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隱居于洛之汭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背京洛伊面郊後帶浮梁黝以遶度靈臺傑其高跱闚天文之祕奥覩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幕緑徽綷子巨黍異蓁同歸礹石雷驟激矢蝨飛以先啓行耀我皇威其東則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閑環林縈映圓海四泉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祇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昔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有事于紫燎以郊祖而展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振振以應玄管啾啾而並吹煌煌炬燭以隱軫兹

禮容之莊觀而王制之巨麗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石延國胄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無常師道則在是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訓君風行應猶草靡此里仁所以爲美孟母所以三徙也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枳樹籬遊鱗瀲瀲灂灂菡萏敷披竹木蓊蔚蘭露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宋梁侯烏椑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東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殖二桃表櫻胡之別二柰耀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

能極也菜則葱韮蒜芋青筍紫薑黃瓜旨蓼菱芬芳
蘘荷依陰時蘿向陽綠葵含露吐華負霜於是凛秋暑
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牋輿升
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常膳載
加舊痾有痊於是席長筵列孫子柳垂蔭車結轨陸摘
紫房水挂頳鯉或宴于林或楔于汜昆弟斑白兒童雜
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懽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柸
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
他退求已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
力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而奚擬乎明哲仰衆妙而絶
思終優游以養拙初茫爲堺郭内史孫秀爲小史給岳
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
簒政秀爲中書令岳於省
旋不荅曰中心藏之何可
秀遂誣岳及石崇歐陽建
誅之夷三族岳將詣市與
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
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不荅詩云投分寄石友白

首同所歸乃成其識岳母及兄侍御史繹弟燕令豹司徒掾據據弟詡兄弟之子已出之女無長幼一時被害唯繹子伯武逃難得免而豹女與其母相抱號呼不可解會詔原之岳美姿儀辭藻絕麗亦善爲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醜角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岳從子尼字正叔祖暢漢東海相父滿平原內史並以學行稱尼少有重才與岳俱以文章見知性靜退不競唯以勤學著述爲事著安身論以明所守初應州辟後以父老辭位致養太康中舉秀才爲太常博士歷高陸令淮南王允鎮東公參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釋奠頌帝甚善之後出爲繁令在任寬而不縱恤隱勤政厲公平而遺人事入址佃尚書郎俄轉著作郎復爲乘輿箴上之極盡風諫之至及趙王倫篡位孫秀專政忠良之士咸罹酷烈尼以稱疾篤取假拜埽墳墓聞齊王冏起義乃赴許昌冏以爲參軍與謀時務兼管書記事平封安昌公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祕書監永興末爲中書令時三王戰爭皇家多故尼職居顯要從容而

已雖憂慮不及而備嘗艱難永嘉中遷太常卿洛陽將沒攜家屬東出成皐欲還鄉里道遇賊不得前病卒於塢壁年六十餘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涼州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曰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荊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時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策虞詡多奇地非親勿居昔在武侯中興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興實由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而喜河山之固見屈吳起德險亦難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勤不敗績公孫既沒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勤銘山阿敢告梁益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其文武帝遣使鐫之於劍閣山焉載又為述權論言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過其時無由而致其用辭旨高邁世多稱之又為濛汜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歎以車

迎之言談盡日爲之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補肥鄉令復爲著作郎轉太子中舍人遷樂安相弘農太守長沙王乂請爲記室督軍中書侍郎復領著作載見世方亂無復進仕意遂稱疾篤告歸卒於家載二弟恊齊名辟公府掾轉祕書郎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恊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悠悠之命其辭曰冲漠公子含華內曜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遊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絕景陽之有儔才與載而補華陰令征北大將軍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恊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悠悠之命其辭曰冲漠公子含華內曜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遊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絕景陽之有儔才與載而補華陰令征北大將軍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恊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悠悠之命其辭曰冲漠公子含華內曜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



幽山之窮奧於是徇華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大荒之遐阻吞響幽山之窮奧於是徇華而造焉乃整雲轡驂飛龍黃越奔沙輾流霜陵扶搖之回翼踰堅冰之津旌拂霄嶠軼出蒼垠天清泠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岨而攬轡頓石室而廻輪遂適冲漠公子之所居其居也峥嶸幽篁蕭瑟虛玄濞海渾濩洞其後巉谷嶕嶆張其前尋竹竦葦蔭其壑百籟雜鳴籠其山衝飈發而回日飛礫起而灑天於是登絕巘憩長風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歲中曰蓋聞聖人不遺身而匿跡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

生必耀華名於玉牒
陸沉避地獨竄有生
滄千載何異促鱗之
以天人之大實悅子以羅性之至娛窮地而遊中天而
君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鑽屈穀之觚解疏屬之拘
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一介遺來萃荒外雖在天敏敬聽
嘉話大夫曰寒山之桐擢自太冥含黃鍾以吐斡據蒼
岑而孤生既乃邊巇層陸金岸崢嶸右富風谷左臨雲
谿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踞盤之根霏霜封其
條未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凋於是構雲梯陟峰嶺
翦翳窴之陽柯剖六呂之陰莖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
聲器鼛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鐘韻清繞梁追逸響於
八風採奇律於歸昌啓中黃之妙宮發蕤賓之變商若
乃龍火西頹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鷹旅懷士
之徙流宕百罹之儔撫促柱則酸鼻揮危弦則滯流若
乃追清哇赴嚴節奏溱水吐白雪激楚廻流風結悲莫
莢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營氣萎爲之擗摽孀老爲之嗚

咽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嘘天而仰秣此蓋音曲之至
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
蘭宮祕宇雕堂綺攏雲屏爛暎瑣窗葱蒨門巖襲旋
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闕以萬雉之墉爾乃嶢榭迎風
秀出中天翠觀岑青彤閣霞連長甍臨雲飛陛陵山望
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頹素煥爛紛拱嵯峨陰虬
負檐陽馬承阿錯以瑶英鏤以金華方疏含秀圓井吐
龍重殿疊起交綺對榱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冥飛而
風生尺牖動而成響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揣公子

而燕遊時娛觀於林麓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
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緑華實代新承意恣觀仰折神
蘤俯採朝蘭憩惠風於芳蘅薄眷椒塗於瑶壇爾乃浮三
翼戲中沚潛鰓駭驚鯨輕起流絲結飛矰理挂歸翮於赤
霄之表出華鱗於紫潭之裏然後纏繳隨風弭楫乘波
吹孤竹撫雲和川客唱滄海之曲榜人奏採菱之歌歌
曰乘鷁舟兮爲水嬉臨芳洲兮拔靈芝樂以忘戚遊以
卒時窮夜爲日畢歲爲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
我而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若乃白商素

節月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
將因氣以効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
雲髦啓雄芒駕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驌驦屯羽旄於
外林縱輕翼於中荒爾乃張脩罝布飛羅凌黃峯挂青
巒畫長擊以為限帶流谿以為關既乃內無疏蹊外無
漏跡叩鉦散校舉麾贊獲殼金機馳鳴鏑翦翮副豪落勁
翰連騎競騖駢武齊轂翁忽揮霍雲廻風烈聲動響飛
形移影發舉戈林聳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穴乃
有鳳文之翍旋毚之獵毛風生怒目電瞵口齒霜
足撥飛鋒齕林蹶石扣幽叢於是飛黃奮鈐賁育逞
伎蹟封狶擲馮豕拉豻虓豸挫解貔鉤爪摧踞牙擺瀾漫
狼籍傾榛倒壑隕齒挂山僵踣掩澤叢爲毛林隰爲丹
薄於是徹圍頓網卷旆收禽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
犒勤息焉翫韜弦肴驅連驄酒駕焉方軒千鐘電醼萬燧星
繁陵阜沾流膏谿谷厭芳烟歡極樂殫廻節而旋此亦
畋游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爲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
也大夫曰楚之陽劒歐冶所營邪谿之錞赤山之精銷
踰羊頭鑠越鋸成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

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漫鮮既乃流綺星連浮采豔發光
如散電霣如糜雪霜鍔水凝冰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
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毫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
鴻陸灑奔駟斷浮翮以為工絶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
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辟燭光駭風
胡價兼三鄉聲貴二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是以
功冠萬戰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
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
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
天驥之駿逸態超越票氣霞川受精皎月峰矚黑照玄
采紺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
不能覩其若滅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赴春衢整秋御虬
蝸螭騰麟超龍翥翁望山載奔視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
電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箭未
移再踐千里爾乃踰天根越地隅適汗漫之所不遊躡
章亥之所未跡陽烏為之頓羽奔父為之投策斯蓋天
下之儁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

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寵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爨鼎庖子揮刀味重九沸和兼芍藥晨鳧凫露鶴霜鷄黃雀圓案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蹯豹胎之炙象白靈川之龜菜黃之鮐翰音之跖燕髀猩脣髦狶之胎丹穴之鷄玄豹之胎煇以秋橙酷以春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柸范公之鱗出自九谿赬尾丹腮紫翼青髮者爾乃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落要子之毫不能厠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繁肴既闋亦有嘉菓商山之果漢皇之棃新豐之房剖椰子之殼芳旨萬選承意代奏乃有荊

荊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蒲萄玄石鄭其未儀氏進其法傾疊一朝可以流湎三日罷酲收川可住彊起而御之乎公子曰晞爽口之饌甘腊毒之味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雖子大夫之所榮顧小生之所畏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終燄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乎姬公之勳岐其垂仁也富乎春穀之在亳南巢之風丁能暢六化離畢之雲無以曖其澤皇道昭煥帝載緝熙漢孝無

樂宣德以詩教清乎雲宮之世政穆乎鳥紀之時土獻
四塞幽夏寧謐丹寘投鋒青徽繹整言却馬於糞車之
銘德於昆吾之鼎臺萌反素時人載郁耕父推畔漁
讓陸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六合時雍
巍蕩蕩玄髮召巷歌黃髮擊壤解皇羲之繩錯陶唐之象
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於轅軒地夫江介于
朔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千時昆蚊感惠無思不服
苑戲九尾之禽圓棲三足之鳥鳴鳳在林夥於黃帝之
囿有龍游川盈於孔甲之沼萬物烟煴天地交泰義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才藻不逮 乃亦有屬綴又樂 府協
元陸機雲 陸二張白幽 刀 六 毛 詩
臨菑岑嵩墨 乙領著 郎 山 補 程 令 多 歌 騎 曹
領佐著 羅 賓 一 篇 於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祖毅以義行稱爲譙郡太守封
元父男父祚南安太守統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嶷
然稀言江應元與鄉人蔡克俱知名襲父爵除山陰令時
關隴屢爲氐羌所擾孟觀西討日檄氐帥齊萬年統深惟
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
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
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
之外山河之表嶇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

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會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彊也以殺之高宗而懿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來奚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敬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



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彊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與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鄙畔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奚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氏晉翦陸渾趙武胡

服開論中之地秦雄咸陽漢義洎始皇之并天下也
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鏦師役煩殼寇
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成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
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
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
中以爲後領隴西不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
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饒恃其肥
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譯羌
氏以爲行衛於是羣羌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
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隲之征葉甲妾兵輿尸喪師前
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害突軹關侵
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
之中夷夏俱斃任尚焉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
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
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
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焉賢狃忕終於覆毀段熲臨衝
自西征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漢末
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諸羌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

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
棄漢中從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
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
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
溉其鹵鹵鄭國白渠灌漑相通黍稷之饒詘號一鐘百姓
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
之譏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
於蓄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
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
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蔓滋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
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
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開羌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
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廣其道路之糧令
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
不雜各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
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爲寇
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

有征無戰全軍獨尅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
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
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
荐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款
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
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予方欲作役起徒興功
造事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之食之虜
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雜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
而後變復橫出矣荅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僞
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乖解同種土崩
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矛以此等爲尚
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
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
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
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
故可制以兵威使之立存無違也迫其死亡散流離逿未
鳩與關中之人户皆爲讎故可遐遷遠徙令其心不懷土
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

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
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
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
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
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
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
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
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
是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幡日月之煩而遺累世
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
孫者也并州之胡率實匈奴猃狁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
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
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遂令入塞
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覿戍車屢征中
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
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
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
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大彊分爲三率泰

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内叛連結外虜近者郡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户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崇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户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言數世之後必至殽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得耳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而顧庶虜在内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甘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吉兵伏亂華時人服其深識遷中郎選司以統叔父春為宜表令統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改選之例臣以為父祖改選者蓋為臣子開地不為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佑志蜀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皆指實而語則違禮諱尊之議若詭辭避廻則為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名號

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山劉宰牧而令佐吏不
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以上嚴君父下爲臣
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職違春秋不奪人親之
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祖父祖名爲比體例既
全於義爲弘朝廷從之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
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廢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諫曰臣
聞古之爲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
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
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言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
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爲首虞舜之德以
孝爲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爲職左右就養無方文
王之爲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爲
百王之宗伯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關朝侍遠近觀聽者
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
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彊不息之謂
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叡哲之質必須輔
弼之助相道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
成王之爲太子也則周召爲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

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
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宜揚德音諮詢保
傅訪逮侍臣覲見賓客得令接盡璽否之情沛然交泰
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弘範
令軌求爲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堯
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
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爲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脩之
者魯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簒路藍縷用張
楚國大夫脩之者文子相爲宵妾不衣帛婦嬰相齊鹿裘
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脩之者顏回以簞
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
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
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王則有瑤臺
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
爲之者至於丹楹刻桷餘徵百室大夫有瓊弁玉纓庶
人有擊鐘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
以爲後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
試日精臣等以爲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

足爲修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君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劒者馬以駕鼓車劒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雜頭裘者即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爲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省祿莫有不贍者也是以仕農工商四業不雜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日則百族會則賈賣夕則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菜果以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爲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士請學爲圃仲尼不答魯大夫藏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冉相放莫以爲恥律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貴葵菜藍子雞麪之屬翫敗國體殿損令問其五曰竊見禁立令不得繕脩墻壁動正屋危正以爲此既違典彝舊義且以

拘攣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爲宜朝廷善
之及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宮臣送統與宮
臣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連都官從事悉收統
等付河南洛陽獄付郡者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繫洛
陽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謂廣諭曰所以廢徙太子
以爲踈故耳東宮改任昌并拜辭涕泣路次不顧重辟
乃更彰太子之德不如釋之諭語洛陽令曹攄由是皆
免及太子薨改葬統作誄哀爲世所重後爲博士尚
書郎參大司馬齊王冏電事冏驕荒將敗統切諫文多
載遷廷尉正每州郡疑獄斷處從輕成都王穎請爲記
室多所箴諫申論陸雲兄弟辭甚切至以母憂去職服
闋爲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爲兗州牧以統爲別駕委
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
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高平郗
鑒爲賢良陳留阮脩爲直言濟北程收爲方正時以爲
知人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永嘉四年避
難奔于成皐病卒凡所造賦頌表奏皆傳於後二子隸
惇隸字思玄本州辟舉秀才平南將軍溫嶠以爲參軍

復爲州別駕辟司空郄鑒掾除長山令鑒又請爲司馬轉黃門郎車騎將軍庾冰鎭江州請爲長史冰薨庾翼以爲諮議參軍俄而復補長史翼薨大將千瓚作難翼討平之除尚書吏部郎仍遷御史中丞侍中吏部尚書永和中代桓景爲護軍將軍出補會稽內史加右將軍代王彪之爲尚書僕射哀帝即位欲臨軒拜授母周貴人爲皇太妃廞議曰天高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今稱皇帝策命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而拜授斯則母臣子也此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

雖顯明國典而實褻之無乃不順乎竊謂應告顯宗之廟稱貴人仁淑之至宜加殊禮以酬鞠育之惠奉先靈之命事不在已可也又妃后雖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嬪無稱妃焉今宜稱皇太夫人於名禮順矣帝不從特下詔拜爲皇太妃帝欲於殿庭立鴻祀又欲躬自籍田廞並以爲禮廢日久儀注不存中興以來所不行謂宜停之爲僕射積年簡文帝爲相每訪政事廞多所補益轉護軍將軍領國子祭酒卒官子斆歷琅邪內史中興書曰恒元熙中爲西中郎長史桓弟

夷尚書惇字思悛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性好學儒玄並綜每以爲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爲貴者非但動違禮法亦道之所棄也乃著通道崇檢論世多稱之蘇峻之亂避地東陽山太尉郗鑒檄爲兗州治中又辟太尉掾康帝爲司徒亦辟焉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儒林參軍徵拜博士著作郎皆不就邑里宗其道有事必諮而後行東陽太守阮裕長山令王濛皆一時名士並與惇游處深相欽重食志二十餘年永和九年卒時年四十九

友朋相與刊石立頌以表德美云

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也祖資魏驃騎將軍父宏南陽大守楚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文帝遣待劭孫郁使吳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曰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所由生也是故許鄭以衝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要以相覺悟昔炎精

幽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
生靈罹塗炭之難由是九州絕貢王綱解紐四海蕭條
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剋寧區夏協
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嶽
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故知四隩之攸同
帝者之壯觀也昔公孫氏承籍父兄世居東裔雄帶燕
朔乘桴滄海交酬貨賄葛越布于朔土貂馬延于吳會自
以控弦十萬奔走之力信能右折燕齊左震扶桑輕讋
沙漠南面稱王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東而城池
不守桓懿暫鳴而元凶折首於是遠近疆埸列郡大荒
收離聚散大安其居衆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以降九
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靡從
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也吳之先祖起自荊楚遭時
擾攘潛播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因山陵積石之
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竄迄茲四紀兩邦合從
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峙之勢可
與太山共相終始也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

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絶慮玄上
欽明委以禹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
力凌威奮武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古
則成都自潰曜兵劒閣則姜維面縛開地六千頷郡三
十兵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窮寇獨見之鑒與衆絶慮玄上
錦充於府庫夫韓并魏徙虢滅虞亡此皆前鑒後事之
表又南中吕興深覩天命蟬蛻内附願爲臣妾外失輔
車脣齒之援内有羽毛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
月此由魏武侯却指山河自以爲彊殊不知物有興亡
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俊乂盈朝武臣猛將
折衝萬里國富兵彊六軍精銳器械有備昔汲翰飛飲馬南海自
頃國家整脩器械興造舟楫簡習水戰樓船萬艘千里
相望刻木已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盛者也驍勇
百萬奮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師也然主相蒼蒼未
便電發者猶以爲愛人治國道宜所尚崇城遂畢文王
退舍故先開大信喻以存亡殷動之指往使所究也若
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祗承往錫追募南越
嬰齊入侍比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魏藩

豐功顯報隆於今日矣若猶侮慢未順王命然後謀力
雲合指麾從風雍梁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
西荆楊兖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王輿
整駕六戎徐征羽校爛日旌旗星流龍游燿路歌吹盈
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
鋒鏑爭先忽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淪覆取戒萬世引
領南望良助寒心夫瘠[illegible]見之疾者必進苦口之藥決
狐疑之慮者亦告逆耳之言如其猶豫迷而不反恐俞
附見其已死扁鵲知其無功矣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劭
等兵不敢爲通楚後遷佐著作郎復參驃騎將軍事
苞軍事楚既負其才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
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
山共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紜紜經年事未判又與
鄉人郭弈忿爭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少賤受責遂
淫廢積年初參軍不敬府主棄官既輕苞遂制致敬自楚
始也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爲參軍轉梁令
遷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
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將上賀楚上言
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謂之禎祥而稱賀

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若可謂瑩既失之而齊亦未
爲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
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若豈管 事之士或有隱伏厚
役之賢没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
過舉賢才垂夢於傅巖望想於渭濱脩學官起淹滯申
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有又舉亮拔秀異之
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緊世族必先逸賤夫
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
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上人出筋力之秋也伏



願陛下擇狂夫之言憲帝初受爲馮翊太守元康三年入
初樊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爲秦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
品狀至樊濟曰此人非鄉所能曰吾自爲之乃狀樊曰
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樊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西欲栝石
漱流誤云漱石栝流濟曰流非可栝石非可漱栝曰所
以栝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重唯
雅敬濟初變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
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三子衆洵蔡衆及洵
俱未仕而早終惟纂子統綽並知名統字承公幼與綽

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人以爲有楚風
征北將軍褚裒聞其名命爲參軍辭不就家于會稽性
好山水乃求爲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
游肆之外山勝川靡不窮究後爲餘姚令卒于騰嗣以博
學著稱位至廷尉騰弟登少善名理注老子行於世仕
至尚書郎早終綽字興公慕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
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縉遊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
初賦以致其意嘗謂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
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所
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守護之隣人謂曰樹子非不楚
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荅曰楓柳雖復合抱亦
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
愛綽才藻而無所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
荅云高情致遠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比面
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皷吹也
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
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
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

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箴之汰之焉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揚州刺史殷浩以爲建威長史會稽內史王羲之引爲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



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王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魯無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晝而守之耳昔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

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蒼生殄
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
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
孫亡者丘壠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
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
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
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
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愍既亮到凡
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
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
矣一朝拔之頓驅蹴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
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飡之飯田
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
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
達者夫國以民爲本疾寇所以爲民衆喪而寇除亦安
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今古帝王
之都豈有常所哉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
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

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歸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壅廣田積穀漸為徙者之資如此賊見大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敢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匀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脩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為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貢者殖其財恡者先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揆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拓囊元古豈不快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竊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劉毅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意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

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尋轉廷尉卿領著作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爲其冠温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爲碑文然後刋石焉年五十八卒子嗣有綽風文章相亞位至中軍參軍早亡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十三能屬文早知名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爲子貢性方亮嚴整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產業仕蜀爲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介然皓憚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

拜憲領軍爲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邊江長吏皆棄城走憲獨斬亂者一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聞蜀敗遣將軍盛憲西上朝傾覆吳爲唇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吾寧當爲降虜乎乃歸順於是繕甲完聚厲以節義士皆用命及鍾會鄧艾死百城無主吳又使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又遣陸抗助協憲拒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太半或勸南出詳柯北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爲人主

百姓所仰既不能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曾荆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節領武陵太守秦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策器幹可給鼓吹又賜山玄玉佩劒秦始六年卒贈使持節安南將軍武陵太守追封西鄂侯謚曰烈

初憲侍讌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叙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皆西國之良器武帝並召而任之子襲歷給事中陵江將軍統其父部曲至廣漢太守兄子尚尚字敬之一名仲父武祥拘太守尚少孤

依叔父憲善屬文荆州刺史王戎以尚及劉喬爲參軍並委任之太康末爲梁州刺史及趙廞反于蜀尚表曰廞非雄才必無所成計日聽其敗耳乃假尚節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西戎校尉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平西軍反更爲禍時李特亦起於蜀攻蜀殺趙廞又攻尚於成都尚退保江陽初尚乞師方嶽荆州刺史宗岱率建平太守孫阜救之次于江州岱阜兵盛諸爲寇所逼者

人有奮志尚乃使兵曹從事任鋭僞降因出盞宣告於
外尅日俱擊遂大破之斬李特傳首洛陽特子雄僭號
都於郫城尚遣將軍隗伯攻之不尅俄而尚卒雄遂據
有蜀土

滕脩字顯先南陽西鄂人也仕吳爲將帥封西鄂侯孫
皓時代熊睦爲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徵爲執金吾廣州
部曲督郭馬等爲亂皓以脩宿有威惠爲嶺表所伏以
爲使持節都督廣州軍事鎮南將軍廣州牧以討之未
克而二師代吳脩率衆赴難至巴丘而皓已降乃縞素
流涕而還與廣州刺史閻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
詔以脩爲安南將軍廣州牧持節都督如故封武當侯
加鼓吹委以南方事脩在南積年爲邊夷所附太康九
年卒請葬京師帝嘉其意賜墓田一頃謚曰聲脩之子
並上表曰亡父脩羈紲吳壤爲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
至化得從俘虜捽戎馬之要未覲聖顏委南藩之重實
由勳勞少聞天聽故也年衰疾篤憂乞骸骨未蒙垂哀
奄至薨隕臣承遺意輿櫬還都瞻望雲闕實懷痛裂哀籲
聞博士謚脩曰聲直彰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昧

聞訴帝乃賜謚曰忠並子含初爲庾冰輕車長史討蘇峻有功封夏陽縣開國侯邑千六百户授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在任積年甚有威惠卒謚曰戴含弟子邁交州刺史脩魯孫恬之龍驤將軍魏郡太守戍黎陽爲羣遠所執死之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兖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禮畢乃還一州以爲美談署武猛從事秦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訪



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鷹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兖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没河西斷絶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

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
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卿僉曰六軍既衆州郡兵
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說不
可從也帝不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
簡試勻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
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
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
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之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
資隆於是西渡溫水廣樹機關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
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
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
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闇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
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
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初西音問斷絶朝廷
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大笑詰朝召羣臣
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加隆假節宣威將
軍赤幢曲蓋鼓吹隆到武威厲天人猝跋韓且万能等
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叛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

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朝議將加隆
將士勳當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卑於顯爵不應更授衛將
軍楊珧駁曰前精募將士少加顯命者此適所以爲誘
引今隆全軍獨剋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
宜皆聽許以明要信乃從珧議賜爵加秩各有差太康
初朝廷以西平荒毀宜時興復以隆爲平虜護軍西平
太守將所領精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
奚每爲邊患隆至率軍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
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

無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爲寇太熙初封奉高
縣侯加授東羌校尉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時略陽
太守馮翊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耄
不宜服戎於是徵隆以舒代鎮氐羌聚結百姓驚懼朝
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竟卒於官子咸嗣亦
驍勇成都王頴攻長沙王乂以咸爲龐蟜將軍率兵屯
河橋中渚爲乂將王瑚所敗沒於陣
胡奮字玄威安定臨涇人魏車騎將軍陰密侯遵之子
也奮性開朗有籌略少好武事宣帝之伐遼東也以白

衣侍從左右甚見接待還爲校尉稍遷徐州刺史封夏陽子匈奴中部帥劉猛叛使驍騎路蕃討之以舊罷爲監軍假節頓軍經北爲蕃後繼擊猛破之猛帳下將李恪斬猛而降以功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州諸軍事遷護軍加散騎常侍舊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有刀筆之用所在有聲績居邊特有威惠泰始末武帝怠政事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舊女選入爲貴人舊已惟有一子爲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爲貴人哭曰老奴不死惟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舊已既舊

臣兼有掖庭之助甚見寵待遷左僕射加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楊駿以后父驕傲尚得舊謂駿曰卿特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舊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時人皆爲之懼駿雖衛之而不能害後卒於官贈車騎將軍謚曰壯舊兄弟六人兄廣弟烈並知名廣字宣祖位至散騎常侍少府廣子喜字林甫亦以開濟爲稱仕至涼州刺史建武將軍假節護羌校尉烈字武玄爲將伐蜀鍾會之反

世列與諸將皆被閉烈子世元時年十八爲士率先攻殺會稽馳遠近烈爲秦州刺史及涼州叛烈沒於萬斛堆爲虜所圍無援遇害

璜字世英丹楊秣陵人也父基吳交州刺史璜仕吳歷顯位孫皓時交阯太守孫諝貪暴爲百姓所患會察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既苦遠役咸思爲亂郡吏呂興殺諝及荀以郡內附武帝拜興安南將軍交阯太守尋爲其功曹李統所殺帝更以建寧爨谷爲交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監軍霍弋又遣犍爲楊稷代融與將軍毛炅九眞太守董元牙門孟幹孟通李松王業爨能等自蜀出交阯破吳軍于古城斬大都督脩則交州刺史劉俊吳遣虞汜爲監軍薛珝爲威南將軍大都督璜爲蒼梧太守距稷戰于分水璜敗退保合浦士其二將珝怒謂璜曰若自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不相順故致敗耳珝怒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襲董元獲其寶物舡載而歸珝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爲前部督璜從海道出其不意徑至交阯元距之諸將將戰璜

疑斷牆內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僞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舡上錦物數千匹遺扶羸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爲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軺車詭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珝璜遂陷交阯吳因用璜爲交州刺史璜有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心勝脩數討南賊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爲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而滅也脩從之稟破賊則初霍弋之遣稷吳等與之誓



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脩則既爲毛吳所殺則子允隨璜南征城既降允求復讎璜不許吳密謀襲璜事覺收吳呵曰晉賊吳屬聲曰吳狗何等爲賊允剖其腹曰復能作賊不吳猶罵曰吾志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璜既擒稷等並送之稷至合

浦發病死孟幹雙能李松等至建鄴皓將殺之或勸皓
幹等忠於所事宜宥之以勸邊將皓從其言將徙之臨
海幹等志欲北歸慮東徒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弩言
能作之皓留付作部後幹逃至京師松能爲皓所殺幹
陳伐吳之計帝乃厚加賞賜以爲日南太守先是以楊
稷爲交州刺史毛炅爲交阯太守印綬未至而敗即贈
稷交州炅及松能子並關內侯九眞功曹李祚保郡
内附璜遣將攻之不剋祚令降祚荅
曰萬自吳將祚自晉臣唯力是視豈踰時乃拔皓以璜
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德
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郡
及九眞屬國三十餘縣徵璜爲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
脩允代之交土人請留璜以千數於是遣還皓既降晉
手書遣璜息融勑璜歸順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
洛陽帝詔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改爲冠軍將軍吳既平
晉減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絶一方或重譯而
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
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爲逋寇自稱爲王數攻百姓且連

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長吏臣以庇駕昔爲故國所採伍戍在南十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渠魁深山僻穴尚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濕多有氣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爲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户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户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與古接據上流去交阯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之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厚猥垂飾擢蠲其罪豐故授方任去辱即寵拭目更視誓念投命以報所授臨履所見謹冒瞽陳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唯以采珠爲業商賈去來以珠貿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憲百姓私散好珠禁絶來去人以饑困又所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二次者輸一鹿麤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並

從之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州號哭如喪
慈親朝廷乃以員外散騎常侍吾彥代璜彥卒又以員
外散騎常侍顧祕代彥祕卒州人逼祕子參領州事參
尋卒參弟壽求領州州人不聽固求之遂領州壽乃殺
長史胡肇等又將殺帳下督梁碩碩走得免起兵討壽
禽之付壽母令鴆殺之碩乃迎璜子蒼梧太守威領刺
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後並爲交州
自基至綏四世爲交州者五人璜弟濬吳鎮南大將軍
荆州牧濬弟抗太子中庶子濬子潭守恭之潭弟猷字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禦之無服其重六尸 …順 …迎…
…沪將 吳造船於蜀彥覺之 …
…師益 …鐵鏁橫斷江 …路公琦 …境 …諸葛…
…兵攻而拔唯 …獨堅立 …衆 …
…吳昭 …
…吳主二彥始歸阡 …帝 …金 …賞
…苻堅二孫皓所立 …者 …堅二歸 …
…吳昭 …
…介 …將照 …新信
…由 …矣其後帝
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為
…人人 …數有蠻所以為陛
…重 …請彥曰君為 …
…一日 …都 …卧 …
…下 …恩威 …
…以罪及彥為順 …
…不能訪乃西 …
…喜 …
…立功 …
…都 …
…機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也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聲
少爲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吳有功遷江夏西
部都尉轉北地都尉初趙王倫篡關中都督氐羌反叛
太守張損戰沒郡縣吏士多畜金者光以百餘人成馬
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厲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
之光以兵少路遠自分敵沒會秦王柬司馬宗靖將
兵迎光舉軍悲泣遂還長安形表光勇絶圍之地有耿
恭之忠宜加甄賞以明證勸於是擢授新平太守加鼓
吹屬雍州刺史劉惔密詔訶河間王顒光起兵助忧

帳時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自以關西大族心每輕
光謀多不用及二州軍潰爲顧所擒顧謂光曰前起兵
欲作何策光正色答曰但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
得有今日也顧壯之引與歡宴彌日衣爲右衛司馬陳
敏作亂除光順陽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荆
州討之刺史劉弘雅敬重光稱爲南楚之秀時江夏太
守陶侃與敏大將鍾端相距於長峽將戰襄陽太守皮
初爲步軍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苗光爲水軍藏
舟艦於沔水夜初等與賊大戰光發伏擊應之水陸同
舊賊衆大敗弘表光有殊勳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先
是秦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饑餓流入漢中保于城固
漸爲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兵討之定窘急僞乞降於燕并餽燕金銀燕喜之爲之緩師定密結
李雄雄遣衆救定燕退定遂進逼漢中太守桓正冲東
奔魏興殷亦棄官而遁光不得赴州止於魏興乃紿諸
郡守共謀進取燕唱言曰漢中荒敗近大賊寇復之
事當俟英雄正冲曰張燕受賊金銀不時進討阻兵緩
寇致喪漢中寔燕之罪也光於是發怒呵燕令出斬之

以徇綏撫荒殘百姓悅服光於是却鎮漢中時逆賊王如餘黨李運楊武等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光遣參軍晉邈率衆於黃金距之邈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從邈言使居城固既而邈以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於光曰運之徒黨不事佃農但營器杖意在難測可掩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邈衆討運不尅光乞師於氐王楊茂搜茂搜遣子難敵助之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武乃厚賂難敵謂之曰流人寶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聲言助光內與運同光弟之知邈遣意



援率衆助邈運與難敵攻邈等援為流矢所中死賊遂大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饋激成疾佐吏及百姓咸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絶而卒時年五十五百姓悲泣遠近傷惜之有子男邁晃少辟太宰掾邁多才略有父風州人推邁權領州事與賊戰没別駕范暢及督護王喬奉光妻息率兵遺衆還據魏興其後義陽太守任愔為梁州光妻子歸本郡南平太守應詹白都督王敦稱光在梁州能翼微繼絶威振巴漢值中

原傾覆征鎮失守外無救助內闕資儲以寡敵衆經年
抗禦厲節不撓冝應追論顯贈以慰存亡敦不能從
趙誘字元孫淮南人也世以將顯州辟主簿值刺史郤
隆被齊王冏檄使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
子姪並在洛陽欲坐觀成敗恐爲冏所討進退有疑會
羣吏計議誘說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病今義兵蹙起
其敗必矣今爲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
策也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赴盟亦中策也若遣
小軍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正
欲保州而已誘與治中鄧寶主簿張褒等諫隆若無所
助變難將生州亦不可保也隆猶豫不決遂爲其下所
害誘還家杜門不出左將軍王敦以爲參軍加寧武將
軍與甘卓周訪共討華軼破之又擊杜弢於西湖大敗
初復與卓攻弢滅之累功賜爵平阿縣侯代陶侃爲武
昌太守時杜曾迎第五猗於荊州作亂敦遣誘與襄陽
太守朱軌共距之猗既陷帝所遣加有時望爲荊楚所
歸誘等苦戰皆沒敦甚悼惜之表贈征虜將軍秦州刺
史謚曰敬子龔與誘俱死元帝爲晉王下令贈新昌太

龔弟胤字伯舒王敦使周訪擊杜曾胤請從行訪憚
曾之彊欲先以胤餌曾使其衆疲而後擊之胤多梟首
王導引爲從事中郎南頓王宗反胤殺宗於是王導
庾亮並倚杖之轉冠軍將軍遷西豫州刺史卒於官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
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騎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慾州
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
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
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虎長橋下蛟并
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
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虎因
投水搏蛟蛟或浮或沉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
三夜人謂爲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
始知人患已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
情告曰欲自脩改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
朝聞夕改君前塗尚可但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
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暮年
州府交辟仕吳爲東觀左丞孫皓末爲無難督及吳平

王渾登建鄴宮醼渾酒饒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
無慼乎勵對曰蓮公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
後亡國之慼豈惟一人渾有慙色入洛稍遷新平太守
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
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勵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老
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勵曰百人辭
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
一勵敦以教義又檢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然
後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凡
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肜違法勵深文案之及氐人齊
萬年反朝臣惡勵彊直皆曰勵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
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
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勵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
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萬年聞
之曰周府君昔臨淮平我知其爲人才兼文武若專斷
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禽耳既而梁王肜爲
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勵知肜不平必當陷已
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中書

今陳準知彤將逞宿憾乃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非將率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周處吳人忠勇果勁有怨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彤當使處先驅其敗必也朝廷不從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自爲國取恥彤後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虞潘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絶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

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絶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劒曰此是吾效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爲人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賻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近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處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集吳書時潘岳奉詔作關中詩曰周殉師令身膏齊斧人之云亡貞節克舉又西戎校尉閻

續亦上詩云周全其節令問不已旨雖云沒書名良史及元帝爲晉王將加勳策謚太常賀循議曰勳覆德清方才量高世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寮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按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有三子玘靖札靖早卒玘字宣佩彊毅沉斷有父風而文學不及閉門潔已不妄交游士友咸望風敬憚焉故名重一方弱冠州郡辟命不就刺史初到召爲別駕從事虛已備禮方始應命累薦名宰府舉秀才除議郎太安初妖賊張昌立沈等聚衆於江夏百姓從之如歸惠帝使監軍華宏討之敗于障山昌等寖盛殺平南將軍羊伊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等所在覆沒昌別率封雲攻徐州石冰攻揚州刺史陳徵出奔冰遂略有揚土玘密欲討冰潛結前南平內史王矩共推吳興太守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軍事及江東人士同起義兵斬冰所置吳興太守區山及諸長史冰遣其將羌毒領數萬人距玘玘臨陣斬毒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衆助玘斬冰別率趙龕於蕪湖因與玘俱前攻冰於建康冰北走投封雲雲司

馬張統斬雲冰以降徐揚並平玘不言功賞散衆還家
陳敏反于揚州以玘爲安豐太守加四品將軍玘稱疾
不行密遣使告鎮東將軍劉準令發兵臨江己爲內應
翦髮爲信準在壽春遣督護衡彥率衆而東時敏弟昶
爲廣武將軍歷陽內史以吳興錢廣爲司馬玘密諷廣
殺昶玘與顧榮甘卓等以兵攻敏敏衆奔潰單馬北走
追獲之於江乘界斬之於建康夷三族東海王越聞其
名召爲參軍詔補尚書郎散騎郎並不行元帝初鎮江
左以玘爲倉曹屬蜀初吳興人錢璯亦起義兵討陳敏越

命爲建威將軍使率其屬會于京都璯至廣陵聞劉聰
逼洛陽畏懦不敢進帝促以軍期璯乃謀反時王敦遷
尚書當應徵與璯俱西璯欲陰殺敦藉以舉事敦聞之
奔告帝璯遂殺度支校尉陳豐焚燒邸閣自號平西大
將軍八州都督刻徐皓子充立爲吳王既而殺之來寇
玘縣帝遣將軍郭逸都尉宋典等討之並以兵少未敢
前玘復率合鄉里義衆與逸等俱進討璯斬之傳首于
建康玘三定江南開復土疇帝嘉其勳以玘行建威將
軍吳興太守封爲程縣侯吳興寇亂之後百姓饑饉盜

賊公行玘甚有威惠百姓愛敬之暮年之間境內寧謐
帝以玘頻興義兵勳誠並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
丹楊之永世別爲義興郡以獎其功焉玘宗族彊盛人
情所歸帝疑憚之干時中州人士依佑王業而玘自以
爲不得調內懷怨望復爲刁協輕之恥恚愈甚時鎮東
將軍祭酒東萊王恢亦爲周顗所侮乃與玘陰謀誅諸
執政推玘及戴若思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先
是流人帥夏鐵等寓于淮泗恢陰書與鐵令起兵已應
與玘以三吳應之建興初鐵已聚衆數百人臨淮太守

蔡豹斬鐵以聞恢聞鐵死懼罪奔于玘玘殺之埋于豕
牢帝聞而祕之召玘爲鎮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武將
軍南郡太守玘既南行至蕪湖又下令曰玘弈世忠烈
義誠顯著孤所矜嘉今以爲軍諮祭酒將軍如故進爵
爲公祿秩僚屬一同開國之例玘忿於廻易又知其謀
泄遂憂憤發背而卒時年五十六將卒謂子勰曰殺我
者諸倉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傖故云
耳贈輔國將軍諡曰忠烈子勰嗣勰字彥和常織父言


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居顯位駕御吳人

吳人頗怨勰因之欲起兵潛結吳興郡功曹徐馥馥寧有部曲勰使馥矯稱叔父札命以合衆豪俠樂亂者會然附之以討王導刁協爲名孫皓族人彌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馥殺吳興太守袁琇有衆數千將奉札爲主時札以疾歸家聞而大驚乃告亂於義興太守孔侃侃知札不同不敢發兵馥黨欒攻馥殺之孫彌衆亦潰宣城太守陶猷滅之元帝以周氏弈世豪望吳人所宗不寧治撫之如舊勰爲札所責失志歸家淫侈縱恣謂人曰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終於臨淮太守勰弟



少知名元帝辟爲丞相掾早亡玘弟札字宣季性矜險好利外方內荏少以豪右自處州郡辟命皆不就察孝廉除郎中大司馬齊王冏參軍出補句容令遷吳國士軍將軍辟東海王越參軍不就以討錢璯功賜爵漳浦亭侯元帝爲丞相表札爲寧遠將軍歷陽內史不之職轉從事中郎徐馥平以札爲奮武將軍吳興內史録前後功改封東遷縣侯進號征虜將軍監揚州江北軍事東中郎將鎮涂中未之職轉右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札脚疾不堪拜固讓經年有司彈奏不得已乃視職

加散騎常侍王敦舉兵攻石頭札開門應敦故王師敗績敦轉札爲光祿勳尋補尚書頃之遷右將軍會稽內史時札兄靖子懋晉陵太守清流亭侯懋弟逵征虜將軍吳興內史逵弟贊大將軍從事中郎武康縣侯贊弟綽太子文學都鄉侯次兄子勰臨淮太守烏程公札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爲比王敦深忌之後與沈充權勢相侔欲自託於充謀滅周氏使充得專威揚土乃說敦曰夫有國者患於彊逼自古豐暴難常必由之今江東之豪莫彊周沈公萬世之後二族必不靜矣周彊而多俊才宜先爲之所後嵗可安國家可保耳敦納之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衆自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鄴以鬼道療病又畧有人官位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瀟山云應讖當王故敦使廬江太守李恒告札及其諸兄子與脫謀圖不軌時逵爲敦諮議參軍即營中殺逵及脫弘又遣參軍賀鑾就沈充盡掩殺札兄弟子既而進軍會稽襲札札先不知卒聞兵至率麾下數百人出距之兵散見殺札性貪財好色

惟以業産爲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仗外白以配兵札猶惜不與以弊者給之其鄙吝如此故士卒莫爲之用及敵死札遑故吏並詣闕訟周氏之寃宜加贈謚事下八坐尚書卞壼議以札石頭之役開門延寇遂使賊敦恣亂札之責也追贈意所未安懋遷兄弟宜復本位司徒王導議以札在石頭忠存社稷義在忘身至於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札情誼有異此言實異於聖鑒論者見奴逆既彰便欲徵往尚已有不臣之漸即復使爾要當時衆所未悟既悟其姦明札與臣等便以身許國死而後已札亦尋取梟示朝廷機命既下大事已定便正以爲逆黨邪正失所進退無據誠國體所宜深惜臣謂宜與周顗戴若思等同例尚書僉議曰夫褒貶藏否宜令體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札以開門同例事異賞均意所疑惑如司徒議講在辛之事自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此爲邪正坦然有在昔宋文失禮華樂荷不臣之罰魯靈孌孽高厚有從昏之戮以古況今譙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贈復位之高乎今據已顯復則札宜殺責明矣遵寸壼議曰當今君議必札

之開門與譙王周載異今札開門直出風言意實事邪
便以風言定衰敗意實原情考徵也論者謂札知隗
協亂政信敦匡救苟匡救信姦佞即所謂流四凶族
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如此札所以忠於社稷也後敦
亭謬出所不圖札亦闔門以此滅族是其死於爲義也
夫信敦當時之匡救不遑將來之大逆惡隗協之亂政
不失爲臣之貞節者于時朝士豈惟周礼郭若盡謂不
忠懼有誣乎譙王周載各以死衛國斯亦人臣之節也
所見有同冀然期之於必忠故宜申明耳即如今君

議宋華齊高其在隗協矣昔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
不死若以死爲賢則管仲當貶若以不死爲賢則召忽
死爲失先典何以兩通之明爲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
之一目亦不必爲忠皆當死也漢祖遺約非劉氏不王
非功臣不侯違命天下共誅之後呂后王諸呂周勃從
之王陵矯制可不謂忠乎周勃誅呂尊文安漢社稷忠
莫尚焉則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兩爲美談固知死與
不死魯與不魯爭苟宗情盡意不可究於一槩也且札闔
棺定謚違逆黨順受戮凶邪不負忠義明矣臨又駁不

同而朝廷竟從道議追贈礼衛尉遣使者祠以少牢礼
長子澹太宰府掾次子稚察孝廉不行礼兄子韙卓犖
有才幹拜征虜將軍皆興太守遷黃門侍郎徐馥之役
韙族兄續亦聚衆應之元帝議欲討之王導以為兵少
則不足制寇多遣則根本空虛黃門侍郎周嵩忠烈至
到為一郡所敬意謂直遣韙足能殺續於是詔以力士
百人給韙使輕騎還陽羨韙即日取道晝夜兼行既至
郡將入遇續於門韙謂續曰宜與君共詣孔府君有所
論續不肯入韙逼牽與俱坐定韙謂太守孔侃曰府君



以置賊在座續衣重衣潛力便以刀環築續殺之韙遂因

曾何不與手曾有膽力便以刀環築續殺之韙遂因
徐誅邈札距不許委罪於從兄邵誅之韙不歸家省母
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其忠公如此遷太子右衛率及
王敦作難加冠軍將軍都督會稽吳興義興晉陵東陽
軍事率水軍三千人討沈充未發而王師敗績韙聞礼
開城納敦憤咤慨慷義形於色尋遇害敦平後與礼同
被復官初韙於姑孰立屋五間而六梁一時躍出墮地
衡獨立柱頭零節之上甚危雖以人力不能然也後竟

覆族誅第縉少無行檢嘗在建康烏衣道中逢孔氏婢
時輿同寮二人共載便令左右捉婢上車其彊暴如此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安成人也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
世吳平因家廬江尋陽焉祖纂呉威遠將軍父敏左中
郎將訪少沉毅謙而能讓果於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
財爲縣功曹時陶侃爲散吏訪薦爲主簿相與結友以
女妻侃子瞻訪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鄉人
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及元
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



之罪以爲揚烈將軍領兵一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與杜
卓趙誘討華軼所統屬武將軍下亂與軼所統武昌太
守馮逸交通訪收斬之逸來攻訪訪率衆擊破之逸遁
保柴桑訪乘勝進討軼遣其黨王約傳札等萬餘人助
逸大戰於湓口約等又敗訪與甘卓等會於彭澤與軼
水軍將朱矩等戰又敗之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衆
潰訪執軼斬之遂平江州帝以訪爲振武將軍尋陽太
守加鼓吹曲蓋復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弢弢作桔槔打

官軍船艦訪作長歧棖以距之桔槔不得爲害而賊從
青草湖密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
敦時鎮湓口遣督護繆坦聚李恒受訪節度共擊彥彥於
豫章石頭與彥交戰彥軍退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追
彥破之臨陣斬彥時訪爲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
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
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
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
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然終知我無救軍
當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既濟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
得進於是遂歸湘州訪復以舟師造湘城軍達富口而
殘遣杜弘出海昏時湓口騷動訪步上柴桑偷渡與賊
戰斬首數百賊退保廬陵訪追擊敗之賊嬰城自守尋
而軍糧爲賊所掠退住巴丘糧廩既至復圖弘於廬陵
率兵逆擊又破之奔于臨賀太守加征討都督賜爵尋陽縣侯時梁州刺
表爲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賜爵尋陽縣侯時梁州刺

史張光卒啓帝以侍中第五猗爲征南大將軍監荆梁
益寧四州出自武關賊帥杜曾擊瞻胡混等並迎猗奉
之聚兵數萬破陶侃於石城攻平南將軍荀崧於宛不
尅引兵向江陵王敦以從弟廣爲荆州刺史令督征虜
將軍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等討曾而大
敗於女觀湖誘軌並遇害曾遂逐廣徑造沔口大爲寇
害威振江沔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
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
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鳴
鼓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
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
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勿不得妄動聞鼓
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
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
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尅之今及其衰乘之
可滅鼓進而行遂定漢沔曾等走固武當訪以功遷南

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屯襄陽訪謂其僚佐曰
昔城濮之役晉文以得臣不死而有憂色今不斬魯禍
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又擊破之會適走訪步將蘇溫
收會詣軍并獲第五猗胡混擊瞻等送於王敦又白敦
說猗逼於會不宜殺敦不從而斬之進位安南將軍持
節都督剌史如故初王敦懼杜會之難謂訪曰擒杜會
當相論爲荆州剌史及是而敦不用至王廙去職詔以
訪爲荆州敦以訪名將勳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郎
郭舒說敦曰鄒州雖遇寇難荒弊實爲用武之國若以



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
訪大怒敦手書譬諭并遺玉環玉梳以申厚意訪投梳
於地曰吾豈賈豎以寶悅乎陰欲圖之既在襄陽務
農訓卒勤於採納宿有關輔補綴後言上敦憲之而
憚其彊不敢有異志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爲
中興名將性謙慮不當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猶
不自稱況功勳如此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
用命訪何功之有古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宣布皇
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

衆皆爲致死鬬敦奇其不在之速訪常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發非初訪少時遷善相著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侃得上壽周當下壽侃優劣耳由年耳訪小侃一歲太興三年卒時年六十一帝哭之甚慟詔贈征西將軍謚曰壯立碑於本郡二子撫光撫字道和彊毅有父風而將御不及元帝辟爲丞相掾公喪去官服闋襲爵除鷹揚將軍武昌太守王敦命爲從事中郎與鄧嶽俱爲敦爪牙甘卓遇害敦以撫爲馮翊諸軍事南中郎將鎮馮翊及敦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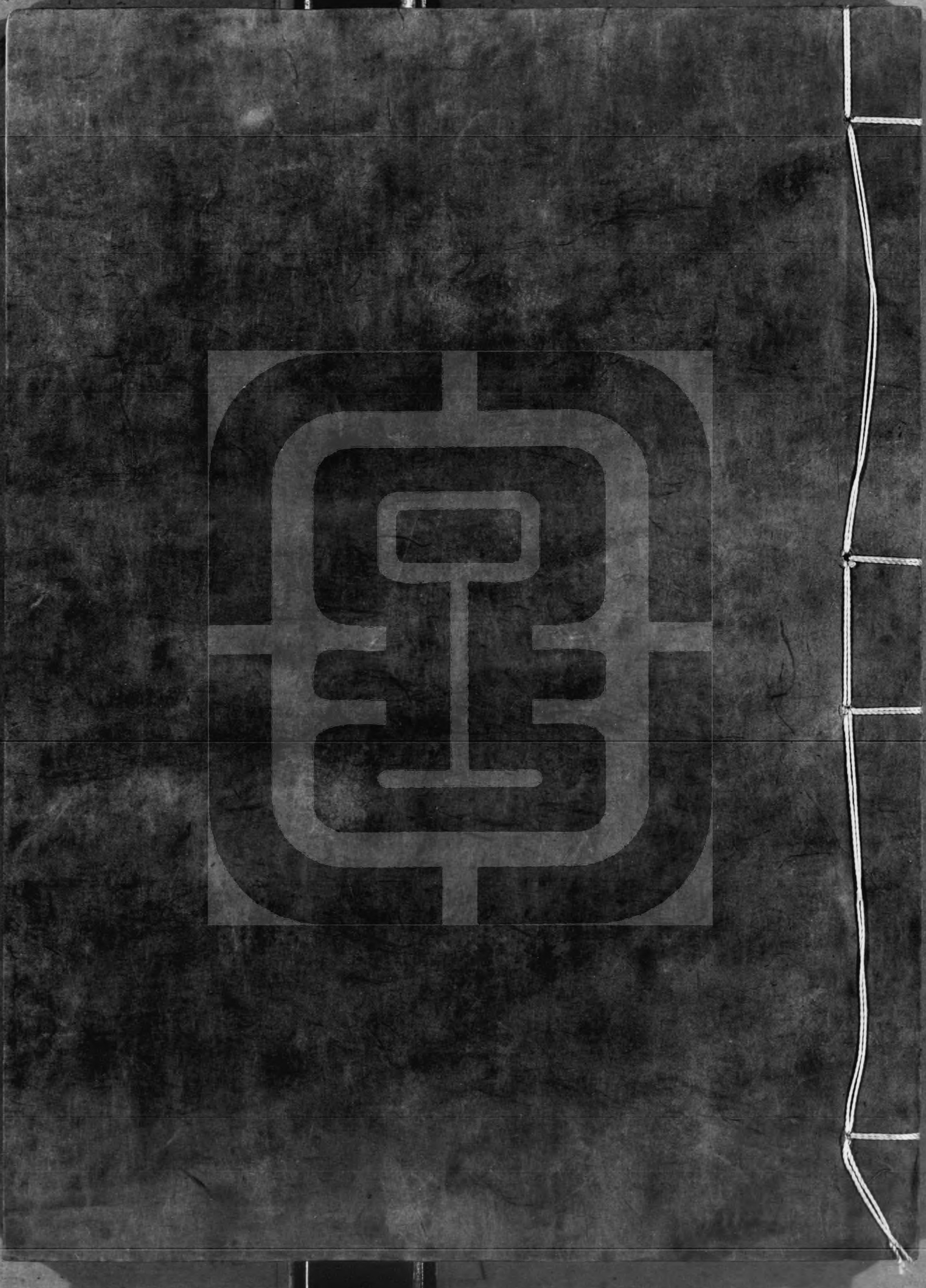
從之敦敗撫與嶽俱亡走撫弟光將資遣其兄而陰欲取嶽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嶽至撫出門遥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況他人乎嶽乃走撫遂共入西陽蠻中蠻酋向瞻納之初嶽爲西陽欲伐諸蠻及是諸蠻皆怨將殺之瞻不聽曰鄧府君窮來歸我我忍殺之由是俱得免明年詔原敦黨嶽撫詣闕請罪有詔禁錮之咸和初司徒王導以撫爲從事中郎出爲寧遠將軍江夏相蘇峻作逆率所領從温嶠討之峻平遷監沔北軍事南中郎將

鎮襄陽石勒將郭敬率騎攻撫撫不能守率所領奔于
武昌坐免官尋遷振威將軍豫章太守後代毋丘奧監
巴東諸軍事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尋進征虜將軍
加督寧州諸軍事永和初桓溫征蜀進撫督梁州之漢
中巴西梓潼陰平四郡軍事鎮彭模撫擊破蜀餘寇咼
文鄧定等斬僞尚書僕射王誓平南將軍王潤以功遷
平西將軍咼文鄧定等復反立范賢子賁爲帝初賢爲
李雄國師以左道惑百姓人多事之賁遂有衆一萬撫
與龍驤將軍朱壽擊破斬之以功進爵建城縣公征西
桓溫護蕭敬文作亂殺征虜將軍楊謹據涪城自號益州
牧桓溫使督護鄧遐助撫討之不能拔引退溫又令梁
州刺史司馬勳等會撫伐之敬文固守自二月至于八
月乃出降撫斬之傳首京師升平中進鎮西將軍在州
三十餘年興寧三年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襄子楚嗣楚
字元孫起家參征西軍事從父入蜀拜鷹揚將軍犍爲
太守父卒以楚監梁益二州假節襲爵建城公世在梁
益甚得物情時梁州刺史司馬勳作逆楚與朱序討平
之進冠軍將軍太和中蜀盜李金銀廣漢妖賊李弘並

聚衆爲寇僞稱秦王堅子萇以聖道王年號鳳皇又隴西
人李高詐稱李雄子破涪城梁州剌史楊亮共守楚遣
其子討平之是歲楚卒譙定子瓊副瓊勁烈有將略
歷數郡代楊亮爲梁州剌史建武將軍領西戎校尉初
氏人竇衝求降朝廷以爲東羌校尉後衝反欲入漢川
安定人皇甫劍京兆人周勳等謀納衝瓊密知之收劍
勳等斬之子䖍嗣䖍字孟威少有節操州召爲祭酒後
歷位至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寧康初苻堅將楊安寇
梓潼䖍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
陵爲堅將朱彤所獲䖍遂降于安堅欲以爲尚書郎䖍
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
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況郎任乎堅乃止
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堅呼之爲氐賊堅不悅屬元
會威儀甚整堅謂䖍曰晉家元會何如此䖍攘袂厲聲
曰戎狄集聚譬如犬羊相羣何敢比天子及吕光征西
域堅出錢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䖍曰朕衆
力何如䖍曰戎狄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䖍不遜屢請
除之堅待之彌厚䖍乃密書與桓冲說賊衆數計太元三

年尪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堅引尪問其狀尪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況尪累世蒙恩豈敢忘也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遂撻之徙于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嘆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己於後吉祖冲不食而死皆忠臣也尪竟以病卒於太原其子興迎致其喪冠軍將軍謝玄親臨哭之上疏稱其忠烈爲求褒贈於是孝武帝詔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贈錢二十萬布百匹又



贈賜其家撫弟光少有父風年十一見王敦敦謂曰貴郡未有將誰可用者光曰明公不恥下問竊謂無復見人赴之既至敦已死光未之知求見敦王應祕不言以疑吾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王公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並愕然其夕衆散錢鳳走出至闔廬洲光捕鳳詣闕贖罪故得不廢蘇峻作逆隨溫嶠力戰有功峻平賜爵曲江男卒官子仲孫興寧初督寧州軍事振武將軍寧州刺史在州

貪暴人不堪命桓溫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稱復除仲孫監益州梁州之三郡寧康初楊安寇蜀仲孫失守免官後徵爲光祿勳卒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謂之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